

湖北省特色小镇培育路径及对策研究^{*1}

郝华勇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经济学与经济管理教研部，湖北武汉 430022）

【摘要】：始于浙江的特色小镇发展模式以叠加特色产业、文化元素、旅游功能为特征，在紧凑的空间里融合生产、生活、生态职能实现精致发展，成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平台。湖北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城镇体系不优、县域经济发展薄弱、村镇特色不鲜明等问题，可以通过培育特色小镇完善湖北城镇体系、夯实城镇化发展的村镇基础、彰显城镇发展的荆楚派特色。在阐释特色小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湖北培育特色小镇的路径与对策包括：构建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主题定位兼顾传统经典产业与现代新兴产业，力求唯一性形成吸引力；做好资金、人才、土地、技术等要素配置；政策支持上赋予特色小镇更大管理权限并出台配套扶持政策。

【关键词】：乡村振兴；特色小镇；湖北；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3-0090-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可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特色村镇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主要抓手。

始于浙江的特色小镇发展模式以叠加特色产业、文化元素、旅游功能为特征，在紧凑的空间里融合生产、生活、生态职能实现精致发展，成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平台。2016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标志着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6年10月公布第一批127个全国特色小镇名单，2017年8月又公布第二批276个全国特色小镇名单。特色小镇迅速成为近两年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备受地方重视和青睐。立足湖北省情来看，湖北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城镇体系不优、县域经济发展薄弱、村镇特色不鲜明的问题，一直是制约湖北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2017年湖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在“深入实施‘一主两副多极’区域发展战略”中提出，“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打造一批以产业为支撑的宜居宜业特色小镇”。由此可见，以特色小镇为载体，通过培育建设特色小镇完善湖北城镇体系、夯实城镇化发展的村镇基础、彰显城镇发展的荆楚派特色，这对促进湖北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多重现实意义。

一、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学者对特色小镇的研究包括：理论支撑角度解读特色小镇存在的逻辑必然及多重效益、特色小镇对宏观经济和社会发

¹ **基金项目：**2016年湖北省社科联思想库课题“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难点与对策研究”（HBSXK201623）。

作者简介：郝华勇（1980—），男，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经济学与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展的影响机理、特色小镇健康发展的理念与架构、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发展对策等。

1. 理论解读。

从规划的视角，李小兰认为特色小镇契合了城乡规划理论中的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是符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的统筹城乡的实践创新。^{[1] (p22-26)}从产业经济理论的视角，盛世豪认为特色小镇建设的根基必须要有良好的产业生态位：即产业生存、发展和演变的生态环境。^{[2] (p36-38)}卫宝龙等人认为特色小镇的理论基础是产业集群理论和卫星城镇模式。^{[3] (p28-32)}从空间布局与联系的视角，江勇认为特色小镇的空间布局具有共性特征，即大都市区及周边地区以信息、金融等知识、资本密集型为主要类型；县域产业特色小镇多依托原有块状经济为基础；发展健康、旅游、历史经典产业类型的特色小镇多布局在山水历史环境优越的县域。^{[4] (p59-66)}李鹏举等基于空间交易费用和产权配置理论，运用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区域经济学的空间组织分析视角阐释特色小镇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5] (p10-17)}

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周晓虹认为特色小镇是经济新常态阶段针对传统开发区模式的弊端而探索出的一条发展新路，它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6] (p12-19)}陈立旭论述了文化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需要强化文化特色、彰显地方独特文化魅力，提升特色小镇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位。^{[7] (p14-20)}从管理学与公共政策的角度，卓勇良认为特色小镇的产生与发展是得益于地方政府创新政府公共政策供给的一个重大改革举措。^{[8] (p32-36)}仇保兴从系统论的复杂适应理论出发，提出了评价特色小镇的十个标准：自组织、共生性、多样性、强连接、产业集群、开放性、超规模效应、微循环、自适应、协同涌现。^{[9] (p20-21)}从全域旅游的视角，钟娟芳认为特色小镇的旅游功能与全域旅游的空间扩展相契合，并提出融合发展的路径。^{[10] (p54-58)}易开刚等认为在全域旅游背景下，特色小镇的旅游功能契合了旅游空间开发的目标追求，并运用价值网络理论从逻辑起点、作用过程、空间效果等方面归纳了旅游空间开发的模式。^{[11] (p80-87)}

2. 机理阐释。

张吉福认为特色小镇的内涵机理体现在机制、产业、形态与功能的融合，即机制上是市场+政府+企业，产业包括特色产业与服务，形态体现风貌+空间，功能体现三生（生产生活生态）+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12] (p145-151)}陈宇峰等人认为特色小镇规划是产业布局集中化、模块化和专业化的集中体现。^{[13] (p28-32)}郝华勇认为农业型特色小镇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机理表现为：特色产业有助于延长农业产业链条、环境宜业宜居倒逼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搭建改革平台。^{[14] (p42-48)}

3. 发展理念与框架。

顾利民对特色小镇培育建设中贯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做了阐释。^{[15] (p18-22)}吴一洲等学者从特色小镇的产业、功能、形态、制度四个维度提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契合点和具体表现。^{[16] (p123-127)}王振坡等人从发展基础、发展动力、发展体制三个方面构建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逻辑。^{[17] (p23-30)}陈清等认为打造特色小镇的关键在于资源、人才和创新，合理配置资源是根基，集聚人才是血脉，创新驱动是动力。^{[18] (p161-166)}

综观目前对特色小镇的研究，伴随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序幕的拉开，从2016年至2017年对特色小镇的研究大量涌现，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为我们进行特色小镇的区域研究提供了视角和基础，但目前的研究现状多以发达地区为研究样本，剖析浙江特色小镇的研究成果偏多，而立足于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所处阶段和区情的差异研究较少，对中西部地区培育特色小镇的研究也显不够，对湖北特色小镇的研究更是匮乏。因此，本文剖析特色小镇的本质内涵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贡献，立足于湖北小城镇的发展基础和特色小镇的培育进展，提出今后湖北省培育特色小镇的主要路径与对策。

二、特色小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第一、第二条部署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正是契合这两条的具体实践，不仅体现小城镇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振兴升级，也是助推宏观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益探索。

1. 小镇产业升级提升供给质量——淘汰低端产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即淘汰低端落后产能，现实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素质和技术水平相对于大城市而言处于低端，借助于特色小镇建设，运用现代产业理念和思维、引入优质高端企业、植入文化元素内涵、延长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塑造品牌，这将提升小城镇产业发展层次，有助于提高我国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2. 小镇魅力吸引人口集聚——化解房地产库存。

特色小镇凭借特色产业集聚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并随着小镇功能的完善而魅力大增，特色小镇的魅力不仅会吸引游客观光游览，也会吸引本地就业的流动人口在周边安居，特色产业充实小城镇产城融合发展，这对于化解所在地的房地产库存起到积极作用，尤其是一些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区域的小城镇，借助特色小镇的崛起吸引周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城镇化，或吸引外部人群到小镇创新创业和置业定居。

3. 小镇体制创新促全面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小城镇的行政级别在城镇体系中居于弱势，按照传统发展方式，城镇行政级别直接决定一个区域资源配置能力，因此小城镇位于底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要素流失和配置能力缺乏。特色小镇的发展，得益于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简政放权的背景下，众多贴近企业的服务举措将助推创新创业型企业的成长，并且在特色小镇培育初期，各个省区都会体现出项目资金等方面的倾斜，特色小镇的体制机制创新必将为小城镇全面深化改革、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社会制度性交易成本探索经验。

4. 小镇功能完善——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特色小镇依托特色产业支撑而做精做专一个产业，运用现代产业思维和产业集群理念配置产业链条，伴随产业的振兴和经济的发展，为特色小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配套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伴随公共服务的提升又会促进特色小镇产城一体发展，尤其是特色小镇独特的文化品位和特色魅力必将吸引更多要素集聚和人才汇聚，这样会不断促进特色小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档次，从而弥补一直以来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

三、湖北省特色小镇的培育路径与对策

湖北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重视小城镇建设发展，2005年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意见》，2010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重点镇和特色镇，优先支持县域中心镇，集中打造特色资源镇，使其成为接纳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节点。根据文件精神，湖北省政府确定了“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100个重点镇、100个特色镇名单。2012年3月，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省选择31个镇，以简政放权、扩权强镇、创新体制机制作为改革试点的重点任务。2013年7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全省“四化同步”示范乡镇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选择21个镇开展“四化同步”试点，这些试点镇成为全省小城镇发展的标杆和示范，也为培育建设特色小镇打下坚实基础。2016年10月住建部公布的第一批127个全国特色小镇中，湖北有5个榜上有名；2017年8月公布的第二批名单中，湖北又有11个入选，两批次共16个小镇中有4个是全省“四化同步”示范乡镇，名单如表1所示。

表 1 湖北省国家级特色小镇名单

第一批	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荆门市东宝区漳河镇、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随州市随县长岗镇
第二批	荆州市松滋市洑水镇、宜昌市兴山县昭君镇、潜江市熊口镇*、仙桃市彭场镇*、襄阳市老河口市仙人渡镇、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武汉市蔡甸区玉贤镇、天门市岳口镇*、恩施州利川市谋道镇

注：标*的为湖北省“四化同步”示范镇。

湖北培育特色小镇首先要明确界定空间单元，基于湖北小城镇发展基础，不宜盲目效仿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开辟新的地域打造特色小镇，尤其是现有建制镇、中心镇、集镇的规模经济尚未完全显现的区域，要充分发挥已有小城镇的基础优势和集聚效应，依托已有的建制镇、中心镇、集镇等地域单元，夯实发展基础，立足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提炼发展主题来彰显特色，要用创新型思维挖掘本地的比较优势，通过产业特色、文化特色、建筑特色、生态特色等不同形态载体支撑小城镇特色标签和形象塑造。在已有小城镇发展实力和产业基础具备一定规模的县域，可以逐步效仿东部发达地区规划新的区域打造特色小镇。遴选特色小镇一定要精选，不宜量多面广，兼顾差异化定位、错位竞争。具体路径包括构建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主题定位兼顾传统经典产业与现代新兴产业，力求唯一性形成吸引力；要素配置方面做好资金、人才、土地、技术等保障；政策支持上赋予特色小镇更大管理权限并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如图 1 所示。



图 1 湖北特色小镇发展路径

1. 体制机制环境。

体制机制是特色小镇发展的制度环境，体制顺畅、机制有效才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特色小镇的多重效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就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问题，兼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特色小镇培育建设中应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化运作方式，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政府职能的发挥体现在编制规划、统筹设计、整体推进。规划是对未来发展方向和布局的谋划，规划的过程不仅是聚焦特色定位和目标导向、统一发展思路、明晰发展方式，更是稳定市场主体未来预期、引导发展主体相向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的最好途径。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推进“多规合一”，促进空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区域统筹安排、政策扶持设计实现最佳的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不能大包大揽，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突出企业作为推进项目建设的主体，更能够迅速获取市场信息作出决策安排，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可以引入专业化的产业园区运营商负责整体建设。但需要注意，特色小镇不同于传统开发区发展模式，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方面应担负起职责，避免陷入产城脱节的境地；由一家龙头企业主导特色小镇项目建设的发展模式，还要避免企业个体出现垄断倾向、排斥同行业其他企业进驻，这也需要政府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2. 特色主题定位。

特色小镇的根基和灵魂就是特色，而特色需要通过载体彰显，特色产业正是有效的载体。新颖和富有创意的主题设计能够让特色小镇形成鲜明的地域标签和文化 IP，成为吸引游客观光游览、集聚生产要素发展经济、吸引人才定居入住的有效途径。而有些哗众取宠的定位设计、徒有名称而无实质内涵、特色产业支撑不强的所谓特色小镇恐怕只能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

特色小镇在确定主题定位时，切不可凭空臆想，必须立足本地实际、依托已有发展基础和产业现状，顺应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市场消费需求升级方向，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明确特色小镇文化彰显的不同维度和具体载体，充分挖掘文化内涵。例如浙江诸暨大唐镇依托袜业产业集群打造袜艺小镇、嘉兴濮院镇依托羊毛衫产业集群打造时尚小镇，均是立足本地雄厚产业基础，向产业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既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促进了小城镇发展的升级和功能拓展。浙江还有些特色小镇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如龙泉上垟的青瓷小镇、龙游红木小镇都是将历史经典文化元素结合具象化的实体经济彰显特色产业的魅力。因此，湖北在培育特色小镇过程中，需要科学谨慎的遴选主题特色，不能妄自菲薄或一味地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新兴产业，对自身的传统经典产业视而不见，相反，这些传统经典产业正是湖北独特的优势和特色所在。既要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文化创意、体育健康、养生养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挖掘香菇、茶叶、林果、酒类、纺织鞋服等传统特色产业的潜力。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不能简单地低端发展，而应体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将传统历史文化产业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用新兴产业的思维和模式提升传统经典产业的素质和效益。

3. 要素资源配置。

特色小镇的培育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保障支持，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的要素集聚势必不能满足，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配置资金、人才、土地、技术等要素，助推特色小镇步入自我积累发展的良性轨道。

拓宽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发挥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协同作用，以市场化机制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特色小镇建设。建设特色小镇要调动各方积极性，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招商引资等方式广泛筹集建设资金。湖北可以发挥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作用，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支持特色小镇产业发展。鼓励专业投资机构、民间资本和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参与特色小镇建设。市县积极协调并优先支持项目方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开发性、政策性银行争取长期低息贷款。支持相关企业通过发行城投债和专项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特色小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多层次人才体系建设。特色小镇是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区域模式。习总书记讲过：“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唯有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才能促进区域发展方式的转变。无论是农业型、先进制造业型、科技创新型、文化旅游型等不同主题的特色小镇，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超越小城镇传统发展模式，都需要科技研发人员、职业经理人、高端创新人才、技能型人才的支撑。引入上述高端人才需要结合所在市县的人才计划有针对性地向特色产业、特色小镇倾斜，形成“领军人才—吸引团队—梯次构成”的人才体系充实路径，可以采用院士工作室、首席专家工作室等平台吸引人才进驻，借助武汉市实施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百万校友智回汉工程”、“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引导和优化不同类型人才在省内特色小镇的配置，明确特色小镇产业链提升的人才链需求，主动与特色产业相关领域的高端人才对接，逐步充实特色小镇的人才体系队伍。引入高端人才的同时，基层干部队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产业工人同样

需要通过培训提升综合素质、丰富职业技能。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将三农工作队伍充实到特色小镇的人才队伍体系中，助推农业主题型特色小镇的率先发展。

地方经济发展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背景下，土地要素日益成为稀缺和紧张的发展要素，尤其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空间规划约束下，特色小镇更需要体现紧凑精致的精明发展思路。因此，根据不同区域发展基础、开发现状和土地利用指标，因地制宜地研究特色小镇的土地要素获取和奖惩机制尤为必要。积极盘活存量土地和利用低丘缓坡资源，出台鼓励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奖励扶持政策。按照“多规融合”的要求，结合城乡规划修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优先保障特色小镇建设用地。可以学习浙江省的做法，注重土地政策的激励和惩罚，对列入培育对象的特色小镇进行年度或周期考核，完成规划目标的给予用地指标奖励，对于三年内未达到规划目标任务的，加倍倒扣省奖励的用地指标。

特色小镇科技支撑和创新引领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定位高新技术、创新创业型的特色小镇，还是传统经典产业的特色小镇，体现新业态、新模式均离不开科技创新的要素保障。立足特色小镇主导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搭建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吸引科研人员入驻，有条件的小镇可以逐步建设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谋划建设技术市场，主动与科研院所对接，引入科技成果在特色小镇转化，形成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创新服务链，密切特色小镇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机制与平台建设。

4. 政策扶持创新。

强化规划的引领和控制作用。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统筹城乡规划，明确特色小镇的功能定位，突出特色产业支撑和功能复合叠加，抓好小镇各类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创新规划理念，遵循《湖北省镇域规划编制导则》，按照“城乡统筹、全域规划、多规协调、规划项目化”的要求，创新小城镇全域规划编制的理念与方式。

开展各类典型示范。浙江特色小镇为全国做出了样板和示范，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培育特色小镇的基础区情和实现路径不尽相同。湖北可以根据小城镇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潜在优势，以湖北已经入选全国两批次的国家级特色小镇为标杆，再遴选一批特色小镇重点培育，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扩权强镇，采取“政府引导、市县主体、市场运作”方式，集中支持，重点投入，逐年打造一批理念先进、既富有特色又具备现代产业竞争力、宜居宜业、能吸引外部游客和生产要素集聚的示范特色小镇，探索创新创业型、先进制造业型、历史文化型、科技新兴产业型、旅游型、农业服务型等不同主题特色小镇的有效发展路径和建设模式。

强化政策扶持。可以对已经具备基础的“四化同步”示范乡镇进行特色凸显和档次提升，通过政策引导着眼于特色产业的产业链拉长和效益放大，植入文化元素提升产业素质、叠加旅游功能实现融合发展。在扩大管理权限方面，赋予特色小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特色小镇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加强公共服务方面。按照事权财权匹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特色小镇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在财政体制、收入划分、转移支付以及各类财政资金安排等方面向特色小镇倾斜，支持特色小镇加快发展。完善配套政策方面，放宽特色小镇落户条件，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特色小镇转移，加快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逐步使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提高特色小镇的人口聚集能力。

参考文献：

- [1] 李小兰 “‘田园城市理论’视域下浙江特色小镇发展探究[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 [2] 盛世豪，张伟明. 特色小镇：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J]. 浙江社会科学，2016，（3）.
- [3] 卫龙宝，史新杰. 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建议[J]. 浙江社会科学，2016，（3）.

-
- [4] 江勇. 浙江省特色小镇与城市发展关联关系研究[J]. 小城镇建设, 2017, (2).
- [5] 李鹏举, 崔大树. 空间交易费用、产权配置与特色小镇空间组织模式构建——基于浙江特色小镇的案例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6).
- [6] 周晓虹. 产业转型与文化再造: 特色小镇的创建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4).
- [7] 陈立旭. 论特色小镇建设的文化支撑[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 (5).
- [8] 卓勇良. 创新政府公共政策供给的重大举措——基于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理论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 (3).
- [9] 仇保兴. 复杂适应理论(CAS)视角的特色小镇评价[J]. 浙江经济, 2017, (10).
- [10] 钟娟芳. 特色小镇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探讨[J]. 开放导报, 2017, (2).
- [11] 易开刚, 厉飞芹. 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旅游空间开发机理与模式研究——以浙江省特色小镇为例[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7, (2).
- [12] 张吉福. 特色小镇建设路径与模式——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1).
- [13] 陈宇峰, 黄冠. 以特色小镇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浙江实践[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 (5).
- [14] 郝华勇. 特色小镇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内涵、机理与路径研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7, (4).
- [15] 顾利民.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特色小镇的培育建设[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6).
- [16] 吴一洲, 陈前虎, 郑晓虹. 特色小镇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J]. 规划师, 2016, (7).
- [17] 王振坡, 薛珂, 张颖, 等. 我国特色小镇发展进路探析[J]. 学习与实践, 2017, (4).
- [18] 陈清, 吴祖卿. 福建特色小镇发展建设的“资源+人才+创新”策略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